



文体人物

是枝裕和回答我小小的问题时，也会认真琢磨一下，甚至有一两次闭目了几十秒，一脸“痛苦”地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。这林林总总，让人多找寻到一些依据来回答——为何是枝裕和的电影看起来如此平缓细碎，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电影《小偷家族》一个月前在戛纳电影节摘下金棕榈大奖，评审团主席凯特·布兰切特赞叹说：“完全击中我们的心”。其实，娴熟的家庭题材拍摄套路，以及自始至终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反省，让导演是枝裕和在中国，也拥有极高的知名度。

昨天，《小偷家族》作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片，在日本上映一周后便与中国观众见了面，导演是枝裕和特地来到上海。他在影城一厅厅，用中文问候影迷“你好”；他小心翼翼地对中国观众：“你们觉得好看吗？”他在美琪大戏院后台，腼腆说自己“有点紧张”。他也在放映前接受了本报的专访，他说关于家庭的故事，自己还有很多主题没有拍。

回味戛纳 还拍“家庭”

距离在第71届戛纳电影节摘下金棕榈奖仅月余，是枝裕和就带着《小偷家族》来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，聊起在戛纳的首映和获奖，仿佛昨日重现。他回忆说，首映时候自己也非常紧张，一直在确认是不是还有地方需要修改，“两小时后我松了一口气，结束之后的掌声，午夜吹起的风，那么温暖和悠长，那样的夜晚真是太好了。”

在戛纳获奖后，是枝裕和曾动情地说：“电影有能力将对立与冲突的人们，与世界连接起来，而这份勇气与希望，我也希望能早点传递给大家。”昨天他说，获奖本身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机会，“可以再往上走一步的机会，当然我也不想因为拿到这个奖而感到压力，只是希望今后可以做更好的作品。”

至于更好的作品要怎么拍和拍什么，是枝裕和也给出了回答。关于节奏，55岁的导演说：“其实一直都有两三个新片子的想法，小说家也会同时有几个连载的嘛，这样会更有动力一些。”关于主题，很可能还是导演最熟悉也最擅长的“家庭”，他说关于家庭的故事，“还有很多主题没有拍”。具体讲来，“以前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孩子，所以完全是以儿子的视角拍了这



是枝裕和

样的家庭。后来我的父母都去世了，我也当父亲了，这个时候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所以到60岁再拍的话，‘家庭’又可能很不一样了吧。”

荒芜生活 生出暖意

《小偷家族》的故事，从一个贫穷但其乐融融的普通家庭讲起，方便面、洗发水、钓鱼竿，生活的日常除了“奶奶”的退休金，都靠偷窃。一次意外事故，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，甚至可以说不摧毁性地“解散”了这个家族。聚焦这样一个家庭，是枝裕和解释说：“我小时候，像日本的动画片《海螺小姐》，有爷爷奶奶，爸爸妈妈，还有孩子，这样三代人住在一起。过了三四十年来，这个形式有变化了，现在三代人住在一起的很少见了。”于是，导演构建了这样一个“假的”三代同堂。

电影的最后半个小时，日本现代社会荒芜的生活里，人物关系一层层被扒开，电影完全打开了社会性的视角，血缘与亲情、诱拐与选择、利己和利他之间，人性的阴暗背后，却生出光亮来。正如电影的中文海报上写道：“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爱”。

小孩演戏 不给剧本

“这15年来，我一直拍小孩子。”看过《小偷家族》的观众，便会对城桧吏松弛而又准确的表演印象深刻。这一次，导演不仅把11岁的小男孩带来上海与观众见面，前一晚抵达后为了迁就爱吃辣的城桧吏，一行人特地去了麻辣火锅，到凌晨两点才尽兴而归。一起早餐，也总是眼里充满了父亲般的关爱。

是枝裕和说，没算过一共收过多少小孩子的简历，“面试就有200来人，花了两天时间，但城桧吏是一见面就决定了。然后选小女孩的时候，怎样的演员跟他比较配，就是考虑这一点。”导演还说，自己拍小孩子的方式，是不给他们看剧本，到了现场以后告诉他们是什么样的内容。比如说父亲说什么，然后你是什么样的反应，接着应该怎样回答，每次都在现场跟他们讲的。“最在乎的是表演的自然，“找到小孩身上好的一面，把好的一面和更多的可能性放大，这是我的方式。”

于是，从没有长片表演经验，也没有读过一页剧本的城桧吏用一个多月时间，塑造了一个令世界印象深刻的“祥太”，真实得叫人心疼。是枝裕和说，拍摄没有固定的习惯和风格，要根据主题和表达的需要，“但有一点是一致的，我希望自己的镜头能越来越靠近人的本身。”

首席记者 孙佳音

想做『家的故事』专业户

专访《小偷家族》导演是枝裕和



孙佳音 摄

记者手记

一张席卡

与导演的早餐会，在一间像客厅一样的房间，四周摆上了《小偷家族》里主人公们的照片，还有鲜花和地道的上海早餐。油条是《空气人偶》，包子和小笼放在一起是《如父如子》，被粽叶裹起的小粽子是《无人知晓》，汤馄饨是《比海还深》，是枝裕和的作品与食物一一对应。每上一道，导演便会跟大家一起“竞猜”，每每总是“落败”。一次次确认，左左右右都很了解自己的作品，是枝裕和不好意思地露出腼腆的笑容来。

整整一个小时里，他只拿起过两次手机，一次是落座时候他拍下了自己和城桧吏的席卡，上面画有可爱的小人，卡通字体写着他们的中文名字；一次是女演员松冈茉优走进门来打个招呼，大家忙着鼓掌，是枝裕和忙着拿出手机，拍下她款款而来的笑容。一如城桧吏印象里，导演在片场也不过是一个很体贴、爱拍照的人。

结束早餐的时候，工作人员来收拾餐桌，刚要收起“是枝裕和”的席卡，导演却伸手“阻止”。他拿起来，仔细端详着小人画和自己的中文名字。

记录生活，是枝裕和看起来是随意的、随手的；但反省生活，却可能是非常深入的、沉静的。孙佳音

向世界播撒中国舞的种子

——听黄豆豆聊《秦俑魂》群舞“就地取材”



《秦俑魂》剧照

一直以来，黄豆豆都以刚毅英武的舞者形象示人，人们记住的，是他在舞台上动静自如、爆发力十足的表演，还有他在国际舞台上舞出中国风的坚持。昨日，黄豆豆做客“舞空间”公益系列讲座，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实验剧场，与大家分享他习“舞”以来的点点滴滴，并以《秦俑魂》为例，讲述舞蹈如何成为和平与友谊的纽带，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。

首演于1997年的舞蹈《秦俑魂》由编导陈维亚创作，黄豆豆领衔，上海歌舞团舞者共同献演。作品自成功打响第一炮后，受邀走遍了世界各地。而它至今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上演，和当初“普及式巡演”密切相关。

和所有需要控制成本的巡演一样，《秦俑魂》的演出时长虽仅6分多钟，但为舞出气势，却需要领舞加上25个群舞共同完成，这样的作品要“走出去”，成本压力巨大。为能“轻装上阵”，也为让

《秦俑魂》不只在海外舞台上昙花一现，能成为传播中国舞的“种子”，当时便采取了编导和领舞、群舞“就地取材”的模式。“我们派遣两个编导老师先去当地召集舞者，进行短时间的集训，最后几天，我再带着20多套‘秦俑装’飞到当地，用最后的时间合成彩排。”让黄豆豆记忆犹新的是：“无论是到亚洲、欧洲、非洲，无论他们是什么肤色或种族，在那一夜，他们都变成了舞台上的‘秦俑’，跳出中国舞的魂。”

在黄豆豆看来，巡演只能让《秦俑魂》在海外舞台留下惊鸿一瞥，而要让中国舞的种子植根世界舞台，这样“就地取材”的模式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“短暂巡演过后，我们或许就回来了，但当地的舞者们可以继续跳《秦俑魂》，继续将这支中国舞教授给更多的舞者，让中国风吹遍世界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冰心散文奖近日揭晓

《寻找生命的感动》获奖

本报讯 中国第八届冰心散文奖近日揭晓。上海作家安谅散文集《寻找生命的感动》(封面见图)成获奖作品之一。

安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在繁忙公务之余，笔耕不辍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散文、小说、诗歌、报告文学等各类文学作品。不少作品获奖或登上全国年度排行榜。《寻找生命的感动》收集了作者八十余篇散文作品，是作者前些年援疆期间所撰。许多篇什为各地报刊转载，脍炙人口。

在安谅的眼中，世界是多姿多彩的，生机勃勃的。哪怕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在他的笔下都可以是温暖人心、心生感慨的。他的每一篇散文，看似信手拈来，读起来却颇有趣味。文学的特质是温暖人心，可近可亲的。即便文字揭示的是残酷冷峻，但直抵心灵的

仍是寒冽中的一抹温暖，虚伪中的一片真情至性，这同样是安谅的创作独白。

冰心散文奖是由中国散文年会主办，两年评奖一次，是散文的最高奖项之一。(闻逸)

